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三國志

(二)

陳壽撰
裴松之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 國 志
附 考 證
(二)
陳 壽 撰
裴 松 之 注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三國志

魏志卷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琊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且且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太祖於

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

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

主劉早終丁養子修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眞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因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

其中

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不年大

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卽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

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臣松之案：文帝崇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

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卽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尙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后祖父廣曰關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月，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太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

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

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

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

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

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

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恠之逸薨加葬墓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恠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由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

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卽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撫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

起常相隨。
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

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世

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尙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願墮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嘗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猜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

文帝卽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輒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贊國久長。垂祚後

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願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輿綬。臣松之以爲

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諸后。言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明帝

卽位。有司奏請追諡。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嗣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成化。天地所以明

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之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尙也。案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

追封逸。諡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敍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庑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僕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

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興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代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尙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爲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皇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

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

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應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應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應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應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應。溫三人位特進。應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當世。應暮年。官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應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應。由此出。應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以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

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母已沒。封后母爲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后母姓董氏。卽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

后

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

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榮貴人亦有寵。

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

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

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

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郡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

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葬，故太后以憂暴

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樵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親奉冊祖載，遂親造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處，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子小子，榮榮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爲觀津

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劍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

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慨王化於關雎。致酒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乖亂茲緒。

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緇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矣。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

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

爵。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直三主幼弱。宰

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

晉諸公贊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強問泰始中疾薨子叡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考證

武宣卞皇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臣明楷按上文云追諡太后祖父廣曰

開陽恭侯。下云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卽后祖母也。然則祖母周祖字衍文。

文昭甄皇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注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

龔公主傳注惠鎮軍大將軍○元本作惠領鎮軍大將軍。

三國志

魏志卷六

董卓 字惟

郭汜

袁紹 子譚

尙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曼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

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

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爲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

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

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

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破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

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爲并州牧。

靈帝

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營吏上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猶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効力邊陲。卓再達詔，會爲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卽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漢記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

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竊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事關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離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

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旣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

關曠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更羣共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輿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

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閻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輩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晏共

攻殺苗於朱爵闕下。

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

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

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

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

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卽皇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旣彰。淫穢發聞。損辱神靈。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